1909 Archaeological Journey

From the Satluj to Jehlam

1909考古纪行

从象泉河到杰赫勒姆

[德] 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著

张楚翎　张　钫　陈　卓　周向力◎编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1909 考古纪行：
从象泉河到杰赫勒姆

张楚翎　张　钫　陈　卓　周向力　译著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09考古纪行 : 从象泉河到杰赫勒姆 / 张楚翎等编译.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08-3691-6

Ⅰ. ①1… Ⅱ. ①张… Ⅲ. ①喜马拉雅山脉—文化遗址—考察 Ⅳ. ①K87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7916号

1909考古纪行 : 从象泉河到杰赫勒姆

作　　者	张楚翎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691-6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一：个人叙述

英文版译者序

正是在印度的考古署署长马歇尔博士（Dr. J・H・Marshall）的强烈推荐下，印度政府才向摩拉维亚布道会（Moravian Mission Board）申请了贷款服务，使得弗兰克博士（Dr. A・H・Francke）得以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进行考古调研。这片多山的区域位于西喜马拉雅山地区。在此之前，它还从未被任何一个既了解当地历史和古器文化又熟知藏语的学者深度地研究过。弗兰克博士所取得的这些难能可贵的成就源于他多年旅居拉达克（Ladakh）和拉祜尔（Lahul）地区的经历，与此相关的成果已经通过一系列珍贵的出版物为世人所知，其中包括了《西部藏区历史》（*History of Western Tibet*）一书。因此，弗兰克博士异常投入这项既定的任务，而他此前在高原山区的游览经历也有效训练了他，使他能够承受物资极度贫乏和充满艰辛的生活。在一个如此陌生而艰险的地区旅行，这是必备的能力。我们也因此对特罗贝主教（Bishop B・La Trobe）和摩拉维亚布道会充满感激，他们使得印度政府能够为一个如此杰出的探险家提供服务。

自从 1909 年 7 月 14 日从西姆拉（Simla）出发之后，弗兰克博士北上至象泉河山谷（Satluj Valley），穿过了拉姆普尔－巴沙尔（Rampur–Bashahr）山地，从函关（Hang Pass，高 16000 英尺）到达了斯必提（Spiti）。他后来又穿过普兰山关 (Pharang Pass，18300 英尺)，从拉布舒（Rubshu）继续旅程，沿索莫里里湖（Lake Thsomo Riri）的荒滩而行。如果要到达这片区域古老的地域中心拉达克，还有两座高山的山关有待我们的探险家来征服，一个是弗洛恭喀山关（Phologongkha Pass，16500 英尺），另一个是塔朗山关（Thaglang Pass，17500 英尺）。列城（Leh）是这个国家古老的权力中心，是昔日的王族统治者（*rGyal-po*）的所在地；在这里稍作停留之后，弗兰克博士继续向西部行进，并在穿越了弗寿山口（Photho La，14000 英尺），衲米卡山关（Namika Pass，13400 英尺）和佐吉山口（Zoji La，11300 英尺）之后，于 10 月 16 日到达了斯里那噶尔（Srinagar）。

在他历时四个月的旅行中，弗兰克博士需要穿越七座山口，而它们的平均海拔相当于勃朗峰的高度。而且在山谷里，山地地区的道路都是最原始的，而通过绳索桥来穿越河流也大大增加了旅程的危险性。鉴于这片区域的自然地貌，我们的探险家从西姆拉到斯利那加的大部分路程必须依靠步行，除了在一些空气稀薄的地区之外，在那里他不得不骑着牦牛前行，但这显然不是什么非常舒适的移动方式。

尽管路途超乎寻常地艰难，此次发行的期刊中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探险家的意志丝毫没有被动摇。作为一名学者，他被自己真挚的学术热情所激发，而那些庄重宏伟的山地风光也成为他此行的丰厚奖赏，这样的景色是极少能被文明之眼所看到的。他的研究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考古学和当地历史的认知，这对于他如此艰难又如此令人振奋的努力来说是最佳的回报。

ii

由于马歇尔博士在 1910 年 4 月去往了英格兰，我便在他缺席期间临时受命，执掌事务；所以安排出版弗兰克博士旅行资料的事宜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最受我欢迎的任务了。因为多年以来，我发现弗兰克博士作为一个研究学者，他所选择的研究领域与我有幸得以探究的领域是存在交叉的。因此，我的个人经历使得我非常欣赏弗兰克博士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为此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印度政府乐意批准我们为出版弗兰克博士研究成果所提出的方案。我们将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博士个人对自己冒险经历和研究的叙述，第二部分将包含他在旅途中所搜集的所有铭文和编年史手稿。对于目前的这卷书，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通过来自考古调查所（Archaeological Survey）的巴布·品第·拉尔（Babu Pindi Lal）所拍摄的优秀照片来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弗兰克博士的成果。这里的四十五张照片，每一张都包含了两个摄影视角，证明了品第·拉尔工作的杰出性。而弗兰克博士的叙述也充分表明我们的探险家并不只是把他的摄影师当作一个有用的助手而已，后者还是一个能在苛刻的条件下顺利完成工作的令人开心的伴侣。这些照片的冲洗工作委托于著名的平版印刷师，来自伦敦佩克汉姆（Peckham）的各位格里格斯先生（Messrs·W·Griggs & Sons）。

在这卷书中添加的这张地图显示了弗兰克博士的旅行路径，它是从 1905 年的第 835 号的测图原图中提炼的，由临时考古调查所的主管人哈格里夫斯先生

（Mr. H・Hargreaves）所特别准备。哈格里夫斯先生在这张地图上标记了多处原图中没有的地点。弗兰克博士的旅行路线以及那些他在旅途中所所游览过的地方都被标记成了红色。这张地图被印度的考古调查办公室所出版。

J・Ph・沃格尔

作者序

我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此次考古之行是代表印度政府而实行的。在即将出版这本关于我此次旅行的作品之时，我希望首先表达对考古系主任马歇尔博士真挚的感激之情。他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使我能够与代表团保持联系，这对于他原本就相当繁重的公务而言自然不是一点小小的负担。他也一直怀着最热切的兴趣关注着我的行程。由于在 1910 年的春天他请了长假回家，沃格尔博士（Dr. J・Ph・Vogel）代理他主持公务，并负责安排出版我的资料。他的议案通过了印度政府教育部的许可，而且他们决定我的报告应当被分成两卷，而且每卷中都应有数量足够的插图。第一卷将包含我对自己旅程的个人化的叙述以及我在旅途中所收集的编年史和铭文资料。感谢印度政府的慷慨，我的研究结果才将会以如此完美的形式面世，我对此非常地满意和感激。沃格尔博士对整个文本全面性地修改也在很多方面为这本书增色不少。考古部门执行主管哈格里夫斯先生帮助我验证了文献，并为我的整个行程绘制了地图插图。对他的帮助我表示感激不尽。在这里我还希望向下述的这些女士们和先生们表达我最诚挚地感谢——昌巴（Chamba）苏格兰布道会教堂（Church of Scotland Mission）的约翰・哈钦森博士（John Hutchison），黑尔恩胡特（Herrnhut）的贝克－查普曼夫人（Mrs. S・A・Becker-Chapman）以及在西姆拉的威尔金森（Messrs・J・E・Wilkinson）和托姆（J・Thom）各位先生——他们热心地帮我通读了我粗糙的初稿。

我还想感谢公共事务部门（Public Works Department），他们提供了自己在象泉河谷的别墅供我使用。而在普地（Poo）和列城，摩拉维亚布道会的传教士们也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这个客人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最最重要的是我在斯必提见到了印度公民服务部的霍威尔（Mr. G・C・L・Howell）先生，那时我正病重，他的友善，他对当地状况的了解，以及他及时的帮助，这一切对推动我的工作来说是无疑是最大的帮助了。

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

引　言

在快到 1909 年 4 月末的时候，我接到一个从印度政府发来的电报，要求我接受他们提供的为期 8 个月的考古服务。这项服务从当年 7 月 1 日正式开始。我于 5 月 30 号抵达西姆拉，从 6 月 1 日到 14 日，考古署署长马歇尔博士花费了自己很多宝贵的时间来帮我绘制旅行计划并与我讨论相关的各种问题。多亏他如此尽心尽力，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 6 月 12 日完成。我们的大篷车也于 6 月 14 日开始向边界进发。

根据我们的计划，我们必须尽快赶路，并且在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Kashmir）地区度过夏天的大多数时间。因为众所周知，在他们的领土内存在着不少有趣的藏族古器遗址，而这些遗址到现在还没有被恰当地研究过。除了一般的路径，我们只能从拉祜尔和斯必提这两个地方进入克什米尔。由于拉祜尔已经被沃格尔博士调查过了，我将要选择的路径是从斯必提那边进入克什米尔。斯必提是我从未游访过的一个地方。由于去斯必提的路要从象泉河山谷的高处起始，我计划简单地游览一下边界线之外的索灵（Tholing）和阿里土林（Tsaparang）。这些地方吸引我主要是因为他们与阿底峡（Atisa）和德·安德拉达（D·Andrada）的联系。然而，这个提议当初并没有被最高政府通过，而我也被建议留在印度边界之内。

我们的团队里有一个来自考古调查所的政府摄影师巴布·品第·拉尔（Babu Pindi Lal），他也知道怎样拓印碑文；还有一个来自哈拉西（Khalasi）的人，我只能在国境内联系他并与他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我私下里接触的男人，一个人兼任挑夫和厨师；另一个则是藏族人，他协助我阅读和拷贝铭文文献。马歇尔博士很幸运，他挑选了一个杰出的摄影师。因为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远程旅行中，摄影水平一般的人将无法胜任。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对忍受艰苦有所准备的人，一个对在各种环境下进行工作都有所准备的人。品第·拉尔的所为充分证明了马歇尔博士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用人选择。

中文版译者序

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是19世纪末以来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学者，曾经长期旅居喜马拉雅山区。1896年他受派遣来到拉达克首府列城(Leh)工作。1909年，弗兰克应印度考古署署长马歇尔博士的邀请，在印度以北、喜玛拉雅以西地区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古调查，主要从人类学、图像学、语言学、艺术学等方面展开各种基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进而展开研究。1914年他再度回到拉达克，1920年成为柏林大学哲学系讲师，1925年晋升为教授。弗兰克一生著述丰富，涉及语言、历史、考古、文献、民俗、史诗研究等各个方面。

位于青藏高源南巅边缘的喜马拉雅山脉，有着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众多的人种混居，形成了该地区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尤其是古代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之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其文化与艺术呈现出一片绚烂多彩的交光互影，而这些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因此，2013年夏天我们集结了志趣相投的四名年轻学人，分工合作对此书展开翻译。由于时代的原因，此书的某些观点或许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弗兰克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具有扎实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其著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在翻译此书时，我们力求忠实于原著，同时也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抛开各种偏见，以不同的视角去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源，并关注由这些根源所产生的紧张状态，通过历史回顾过去、思考现在，进而探讨未来。

由于本书涉及较多的专有地理名词、人名、称谓、引用文献等等，且涉及多种语言的转译，查证考据工作难之又难。所幸大家齐心协力，虽经时译时辍，前后行将两年，译稿终于得以完成。但因翻译小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匆促，文中难免存在某些讹误，恳请专家及广大读者阅后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翻译章节负责人：

张楚翎——

目录、英文版译者序、作者序、引言

第一章：象泉河谷

格萨尔传奇中的“春日神话”对另一些版本中的格萨尔传奇的补充：语言学注释“格萨尔传奇”中的专有名称（介绍笔记、专有人名的藏语字顺表、不同寻常的词语和形式、拉达克歌曲、拉达克南部的石刻笔记、一些关于拉达克货币的笔记）

张钫——

第二章：从象泉河谷到印度河

喀拉泽及其他地区铭文补记：喀拉泽、I. 喀拉泽地区的铭文、II. 萨斯波拉地区的铭文、III. 位于巴郭和涅莫地区的铭文

陈卓——

第三章：印度河河谷

格萨尔传奇中的“春日神话”对另一些版本中的格萨尔传奇的补充：格萨尔传奇神话集（综合笔记、信息的来源、格灵神话中的宇宙论、三块领地的颜色、魔鬼杜德、英雄阿古、《格萨尔传奇》中的“春日神话”、护世天王、世界树、格灵神话中的万物有灵论、拉达克地区格萨尔传奇的前佛宗教渊源、格灵神话的基本位置）

喀拉泽及其他地区铭文补记：IV. 位于达鲁的铭文、V. 位于佘村的石刻铭文、附录（《拉达克地区佛教石像的年龄》、补充笔记、穆尔贝的石刻铭文、红手掌的传说）

周向力——

第四章：从印度河到杰赫勒姆

附录 A、B、C、D

格萨尔传奇中的“春日神话”对另一些版本中的格萨尔传奇的补充：预备笔记、补充清单、拉达克前佛宗教中的婚礼习俗、

本书翻译小组

2015 年 1 月于杭州象山

目 录

第一章　象泉河山谷…… 1
第二章　从象泉河到印度河…… 30
第三章　印度河河谷…… 64
第四章　从印度河到杰赫勒姆…… 89
附录 A　弗兰克博士的古器列表…… 119
附录 B　弗兰克博士的手稿及模板印刷物列表…… 131
附录 C　关于曼迪州（Mandi State）的拉沃萨（Rawalsar）
　　的一些笔记…… 138
附录 D　巴沙尔王侯谱系图…… 142
格萨尔传奇中的“春日神话”（Spring Myth）…… 143
对另一些版本中的格萨尔传奇的补充…… 143
喀拉泽及其他地区铭文补记…… 186

第一章　象泉河山谷

我们于 6 月 14 日离开西姆拉并在 16 日中午到达了郭噶尔（Kotgur，即地图上的 Kotgarh）。在郭噶尔，C. M. S. 的传教士，也就是比特尔先生（Mr. Beutel）的热情好客让我非常愉快，他是本辖区内语言、风俗和地理学方面的权威。我们在郭噶尔附近的岩石上发现了一个女性生殖器（*Yoni*）形状的雕刻痕迹。至少从比特尔先生对它们的阐释来看，这与我对古卢（Kulu）和拉祜尔地区所发现的许多相似雕刻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符号在也某地也被发现了，但在那里要罕见得多。我确信这种符号是为了使敬拜者们想起卡莉（Kali）女神的存在，因为我们发现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名号遍布山群。这些女神与湿婆（Siva）神一起，代表了创造性的原则，这是西喜马拉雅地区所有部落的主要特点。

当我们在郭噶尔做短暂停留的时候，品第·拉尔见到了一年一度的杜姆（Doum）节。“杜姆”是一个有金银面具固定于上的平板。比特尔先生告诉我说，这样的面具是郭噶尔及邻近的统治首领在他们家人死亡之际献给庙宇的。但我现在还不能确信的是，这些面具是不是意在作为这些死去人们的肖像的。我们发现相似的习俗在古卢遍地都是，在昌巴－拉祜尔的德里洛格纳特（Triloknath）地区也是如此。这些魂灵（死者的？）旨在进入一个人身以保留这种宗教崇拜，他表演剑舞并用细针刺穿自己的脸颊。当他神志恍惚时，他将被问问题并且表现得像一个哲人。在按下快门的时候，品第·拉尔将他的仪器小心翼翼地摆放在面具板的前方，但与此同时他突然被祭司严厉地制止了。他们说他们不能允许他拍摄这些神圣的物体。品第·拉尔关掉了他的仪器，冷静地说：“好吧，如果你们不允许我拍照，我可以不做。”他说完扛着自己的宝贝回了家（照片 I，a）。

在拉达克，这些面具和那些在神魔舞蹈中使用的面具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这一点已经被沃格尔博士在下述的段落中阐述得很明显了。沃格尔博士提到了两个在德里洛格纳特的微缩的希诃罗式（Sikhara）宗庙，其中许多木质的面具保存于此。“当拉纳（Rana）家族有成员死亡时，这样的面具被准备并放置于庙宇中，它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移走的。但三个用于查尔节（Char）或春节的面具

则是一个特例，据说它们分别代表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以及一个恶魔，在当地方言中被称作 *gami*，*mezmi* 和 *kulinza*。查尔节的主题是一种象征着春天到来而冬天被击退的表演。后者被拟人化为一个邪恶的魔鬼，扮演他的人戴着 *kulinza* 面具并被邻近的村民追赶，被他们砸雪球，直到他退离村庄并扔掉他的面具。此后他与戴着 *gami* 和 *mezmi* 面具的人一起舞蹈。”

当地的大多数神魔舞蹈都在冬至日的时候举行，在我看来这最初是象征着仁慈的春神或夏神与严冬恶魔之间的战斗。藏传佛教之后将这些表演转化成上升中的佛教和它的劲敌——前佛教时代的宗教（pre-Buddhist religion）——之间的对抗。

朗达玛（Langdarma），藏传佛教的最大敌人，所参与的那部分最初被表现为冬季，他的悲剧命运和他在地狱所承受的折磨如今在面具舞中被欢庆。与藏传佛教的面具舞蹈一同，这些古老的驱赶冬季邪恶魂灵的仪式仍在继续。我们的收藏中就包含了一份描述克勒策（Khalatse）地冬至节的手稿和一张记录列城有趣的多莫切节（Dosmoche Festival）表演的照片。在纳科（Nako）的寺院里，我们甚至获得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木质面具，它曾经被用于面具舞蹈。这个面具被发现于一个仓库，我们是用一个卢比把它买下来的。在列城我们还有机会买了一些器具和一个用人类腿骨做的喇叭，它们在神魔舞蹈中被使用过。

由于我想在郭噶尔过周日，在我从尼尔曼（Nirmand）回来的时候，比特尔先生建议我在同一天离开郭噶尔并且在第二天清晨通过绳索桥去尼尔曼。品第·拉尔会带着大篷车随后跟上。我在 16 日深夜到达象泉河并在比特尔先生的花园房中过了一夜。在 17 日的早上我和我认识的坎萨人（Khansaman）向乐斯（Nirth）行进，我们穿过了这座村庄向绳索桥走去。在乐斯的邻边我们试图寻找马歇尔博士在 1908 年发现的山洞刻印，但没能找到。绳索桥看起来并不怎么迷人，但我认为我应该尝试一下，尤其是想到我们在今后的旅程中将不得不穿过好几座这样的桥。所以我喊来几个邻村的修建这座桥的人。他们拿来了一个木头的马鞍，鞍上栓了好几条绳子。他们带领我们下到悬崖（khud）的下方，来到了出发的地方。那是一块面积不足一码的石头，距离河面 30 到 40 尺高。石头的前后都是垂直的。以此为基座，我们应当抓住悬挂于我们上方的马鞍，并把腿放在马鞍绳两头的吊索上。当我抓着马鞍并向着吊索的位置往上跳时，我的帽子却不幸地被身后的岩石墙撞掉了。帽子一下子就掉进了河里并很快消失了。我知道在热带的烈日下不戴帽子来继续旅行是不明智的。因此，我放弃了当天一切进一步的体力活动并回到 N 地，写信给比特尔先生说我并没有在既定的日期成功到达乐

斯，而且我不得不更改我的计划。第二天一早比特尔先生派来的信差带着一顶印度遮阳帽（*sola topi*）和他所写的书信赶来了，信中鼓励我再做一次尝试。我必须承认我感到羞愧，因为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应当敢于去做比特尔老先生一直以来经常在做的事情。因此，我和那个坎萨人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安全地穿入了吊索，跨过了河，并在一次漫长而艰苦的攀爬之后于天傍晚到达了尼尔曼。

品第·拉尔随大篷车行进到兰布尔（Rampur），但随时准备带着他的仪器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尼尔曼。尼尔曼被称为群山中的迦尸国（Kasi），而它也正如它的名字那样，是杰拉德（Gerard）兄弟那个时代（1817）完全无法到达的地方。杰拉德兄弟很想去看看它，但却不被允许进入。后来，它向游客开放了，而哈考特上校（Capt. Harcourt，1871）在这里目睹了神秘的摆绳仪式。在这里一个年轻人已经依靠公费存活了一年了，在这一年间他必须编织一根很长的绳索。在梅拉（*Mela*）的时代，这段绳索从悬崖顶端向下延伸，而他则必须通过绳索滑下来。这个习俗在加瓦尔（Garhwal）的拉萨和斯利那加也存在，就像沃格尔博士所说，这大概是活人献祭的遗产，这种流行的传统暗示着它曾经在这些地区是有多么的盛行。“但在这种特别的案例中，祭品并不是被真的杀死，而是必须进行一次危及生命的冒险。因此，神明可以根据她神圣的意愿拒绝或者接受人们的献祭。自从一个男人在1856年死掉后，从此这项活动就被禁止了。”

在郭噶尔，活人献祭在一颗树下进行，那棵树直到现在仍然可见。直到最近的时候铁链的最后一点遗留物——一些铁质链结——才能在那里被看到。由于活人献祭在郭噶尔被废除，比特尔先生告诉我这个传说：每年都必须有一个年轻的处女被献祭。从前，轮到一个贫穷的寡妇来献出她的独生女。寡妇大哭，她问哈提（Hatti）下方的圣人，是否自己除此之外便无路可走了。圣人回答说，处决的那天将会出现力量超常的雷暴雨，大雨甚至能把男人卷走，而这将成为活人献祭的终点。行刑的那天大暴雨却提前爆发了，婆罗门声称神明暴怒并不愿再接受任何的活人献祭了。

比特尔先生还讲述了另一个发生在郭噶尔的关于罗刹般布拉哈（Rakshasa Bamburaha）的故事，它听起来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这个罗刹吞食女人的乳房，很久以来他命令一个女人和他一起吃光。卡赖它（Karaita）鸟在他的眼睛里扎入雪松花粉把他弄瞎，接着他就被装备有武器的男人杀死了。这件事也被哈提的圣人预言过。

尽管尼尔曼现在向游客开放，生活在那里居民还是非常讨厌陌生人。这个小镇作为一个圣地，主要居住着穿戴白衣的婆罗门。除他们以外，就只有其他

两个被代表的种姓阶级：索纳尔（Sonars）或工匠，以及库利（Kolis）或者贫农（土著人口）。无论你去哪里，你会发现路两边的婆罗门会突然拦下一个人并要求他向右或向左转，或干脆阻止那个人继续前行。除了它神圣的光环，尼尔曼并没有多少碑文和其他书写记录。人们向我展示了 7 世纪时的首领萨穆德拉·塞纳（Samudra·sena）索赐予的印刷铜板，它曾经被费特博士（Dr. Feet）出版过。我们还在达兰萨拉（*Dharmasala*）前方的一块岩石上看到了一片快被磨平的碑文。我们尝试拓印却不太成功。铭文的书写似乎是晚期的沙拉达（Sarada）类型，因为萨穆德拉·塞纳的父亲、祖父和曾祖分的名字在铜板上出现过，却还没有在古卢的班秀里斯（Bansaulis）或巴沙尔省（Bashahr）被发现。我希望我能在尼尔曼现在的塔库尔（Thakur）家祖先名录中找到他们的名字，但是这个人却并不拥有任何形式的家族记录。

尼尔曼地区所有的主要庙宇都是山地型的，这是一个对尼尔曼拥有古老历史事实的有效证明。这些庙宇都是由很多层的碎石砖墙建成的，其间交替有雪松木的横梁。它们的屋顶是倾斜的，轻微凹向中间横梁的两边，上面负有板岩或者木头的瓦板。这些建筑物没有一个是看起来历史很长的，但因为它们总是被修复成相同的风格，所以尼尔曼两三千年前的庙宇估计看起来和现存的也区别不大。

但这仅仅指的是高级别的主要庙宇。在大多数这些主要庙宇的附近我们发现了许多希诃罗型的石头庙宇（照片 III），但它们却从来没有占据过主要的地位。这种建筑造型被弗格森（Fergusson）完备地描述过。它大约在 7 到 11 世纪之间被介绍到尼尔曼，而且尽管没有相关的文字记录，很多这种造型的建筑样板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建成的。大量的带有宗教雕刻的碑牌四处散布在这个地方，它们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看来尼尔曼地区原始的宗教崇拜完全是湿婆教系的。绝大多数的宗庙是用来祭祀湿婆或卡莉，或者其他类似的神明的。当毗瑟掣教派（Vishnuism）在昌巴日渐强大（10 或 11 世纪时），这种形式的崇拜也在大约同样的时间被引入尼尔曼，但它的引进却没有对湿婆教产生很大的危害。

据说这个镇子最初由五条主要街道和各街上的大庙组成。霍乱和天花造成了大批死亡，使得这个镇子在规模上大幅度缩小。它的地位是崇高的，而它实际上也身处一个海拔很高的高原，那里连绵不绝的山脉组成了异常雄伟的景观。

我对那里的主要建筑物做了以下几点笔记。安比卡庙（Ambika，照片 II）在村庄的下方，一段 184 级长的台阶可以通向它，台阶从庙宇的背面继续向村庄的方向延伸。这个庙据说是当地最古老的地方，而安比卡（可能是印度教女神卡莉的一个化身）是尼尔曼的首席神明。据品第·拉尔说，提毗的塑像高约两英

尺，保持站立姿态。她的脸是黑色的，她的衣服上披有黄金。靠近她的人（只会有婆罗门才被允许这样做）都必须脱掉自己的裤子。在这个庙里保存着我之前提到过的 7 世纪时的国王萨穆德拉·塞纳所赐予的印刷铜板。安比卡庙的前面有一个古老的石像，石像肩膀以下的部位都被埋在地里。

科蒂（Kothi）是一个山地型的大型建筑，门上固定着雄鹿角和羚羊角。古雕塑被插入墙中，例如，一个支架上的头颅被两个下跪的人物所崇拜（照片 I，b），这可能暗示着那个著名的有两个礼拜者的佛教雕塑遗迹。这可能是湿婆的头颅，因为我们在尼尔曼的许多庙宇里都看到了，这些头颅被雕刻于入口的上方。在房子右侧的角落里有一个非常粗野的哈努曼身骑小马驹的雕像。在庙里，有卡莉的石像和一个持斧罗摩的铜像。后者每十二年才被展览一次，那时两个全裸的男人需要把它从它的牢房中搬出来。当这个铜像被带回庙里，它的面前要被摆上一个装满水的杯子。直到十二年的时间过去这个杯子才会被拿走，但杯中的水却新鲜如初。科蒂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石凳，石凳周边围有各种雕像，比如鱼龙（*makaras*）食人的雕像。附近还有一个现代痕迹很明显的洞穴。

我们不被允许进入达兰萨拉。这是一个由普通山地型房屋组成的庭院，坐落在村庄的中心。它前方的一块岩石上刻有后期夏拉达文字，但很多字符都已经被磨掉了。

羌迪提毗（Chandi Devi）的庙宇距离人刻的石板被插进水槽的砖墙中（照片 II，b）。南迪的石像也很显眼。其中一个门离打取饮用水的水井很近。它的底部有很多用石头装饰的小水槽，很多雕像的头颅上有三张脸，据说看起来很像科蒂的持斧罗摩（Parasurama）。

湿婆庙位于村庄上方，据说是为了保存“林伽”（lingam，湿婆男根）。门的上方是一个头颅的雕塑和一个象头神迦尼萨的雕像。庙前有装饰着石料浮雕的水槽和一座南迪像（Nandi）。

湿婆和班度族（Pandavas）的庙宇坐落于村庄的中心地带。只有品第·拉尔看到了它，他说庙里的小壁龛里有许多图案。

村庄中间的塔库尔庙小而整洁，但保护情况却非常糟糕。只有品第·拉尔看到了它里面的样子，他认为这座庙里的图纹是这个地方最精美的雕刻。不幸的是他不能拍照。那里有一个坐着的男人一个坐着的女人，另一个女人躺在地上，一个精心绘制的光环围绕着这三个人像。

工匠们说房屋的门是与众不同的。这些门都有精心雕刻的石质门框，门的中心有象头神迦尼萨（Ganesa）的像。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在尼尔曼发现任何佛教的痕迹。

离开尼尔曼以后，我们向巴沙尔省的首府兰布尔进发。风光优美的兰布尔坐落在象泉河的左岸。下坡的路非常陡峭，但路边繁茂的植物蔚然成荫。这座城市里的印度教庙宇有看起来非常原始却并不古老的雕塑，它们并不很吸引人。兰布尔是通往象泉河山谷的路途中第一个可能看到藏传佛教建筑的地方。这种寺庙是一个近期出现的建筑结构，据说只有十二到十三年的历史。它的风格与兰布尔的普通住房没什么区别。所以这座庙与普通的藏族庙大致相同，尤其是它的斜坡屋顶，庙里有现代的壁画和一个巨大的传经筒。

在一间印度王侯的花园房里，我们找到了更多的佛教壁画。其中一幅特别吸引我，因为它清楚地再现了一个历史场景（照片 IV，a）。当我们几天之后碰见沙姆谢尔·辛格（Shamsher Singh）殿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那件壁画临摹的是拉萨布达拉宫里的一幅画。壁画清楚地告诉我们藏区和巴沙尔省之间终止贸易的时间是在公元 1650 年左右，那时的巴沙尔被莫卧尔（Mughal）帝国所支撑。图画正中的人像明显是莫卧尔大帝，他被他的士兵们围绕着。从左边而来的大象部队不是莫卧尔的随行部队就是属于巴沙尔国王科巴里·辛格（Kebari Singh）的。一群巴沙尔人民被安置在莫卧尔的前方，从他们黑色的圆帽可以辨别他们的身份。藏区大使则在画面右侧。这个条款在巴沙尔的编年史理被提到过，它对于巴沙尔非常重要。被莫卧尔军队在列城附近的巴郭（Basgo）打败的藏人必须割让古格王朝的一部分给巴沙尔，也就是从象泉河山谷到旺图（Wangtu）桥的这部分。在我们的旅途中，我们很幸运地在原始文件中发现了这个在 1650 年终止的条款的两个版本。

我们在兰布尔还检查了皇家宫殿、花园和客房，但并发现没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不幸的是王侯和他的政党当时并不在场。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叫作萨杜（Sadhu）的哈拉西人，他在之后的旅行中一直陪伴着我们。尽管这个人几乎没有去过兰布尔以外的任何地方，他却非常的有帮助并且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随时去工作。

总体说来，从兰布尔到奇尼（Chini）的这段去往象泉河山谷的路非常怡人。山上很多地方都绿树繁茂，从狭窄的山谷里陡然升起的岩石和山群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图景。山形起伏，我们沿路不停地爬山下山，所以旅客一路上需要经受变幻不定的温度。通常我们是伴着凉爽的晨风从象泉河上方 5、6 英尺高的一间小屋出发，然后沿路下到炽烈高温的山谷中间，而要在热带正午灼热的阳光下重新爬回高坡可是相当难的。